

經學通論

春秋

理學

學

理

學

理

經學通論

善化皮錫瑞

春秋

論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所謂大義者誅討亂賊以戒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注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討亂賊則治世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趙注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厯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錫瑞案孟子說春秋義極閎遠據其說可見孔子空言垂世所以爲萬世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謂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從舜明於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爲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皆不言而獨舉其作春秋可見春秋有大義微言足以治萬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兩引孔子之言尤可據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已自言之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懼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春秋大義天子之事

知我罪我其義竊取是春秋微言大義顯而易見微言隱而難明
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亦見
於公羊昭十二年傳大同小異足見孟子春秋之學與公羊同一
師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趙岐注孟子兩處皆用公羊
素王之說朱子注引胡傳亦與公羊素王說合素空也謂空設一
王之法也卽孟子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
非稱魯爲王後人誤以此疑公羊公羊說實不誤胡傳曰無其位
而託南面之權此與素王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趙岐漢人其
時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無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時公羊久
成絕學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國春秋傳朱子亦不深信而於
此注不能不引胡傳爲說誠以孟子義本如是不如是則解孟子
不能通也後人於公羊素王之說羣怪聚罵並趙岐注亦多詬病

而朱注引胡傳則尊信不敢議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亦與公羊撥亂功成太平瑞應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爲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甚明

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鈔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爲萬世作經不是爲一代作史經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爲百王不易之常經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爲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

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錫瑞案杜預引周禮孟子皆不足據孟子言魯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其義是孔子創立非魯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時已有義例孔子豈得不稱周公而攘爲己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蓋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於己說故諱而不言也周禮雖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預云其發凡以言例皆

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義曰今案周禮竟無凡例是孔穎達已疑其說特以疏不駁注不得不強爲傳會耳正義又曰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孔說則杜預以前如賈逵服虔諸儒說左氏者亦未嘗以凡例爲周公作蓋謂邱明旣作傳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無新例舊例之別也至杜預乃專據韓宣疑似之文盡翻前人成案以左氏傳發凡五十爲周公舊例周衰史亂多違周公之舊仲尼稍加刊正餘皆仍舊不改其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爲孔子新例此杜預自謂創獲苟異先儒而實大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兩漢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無攙入周公者及杜預之說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變例少若此則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時學校尊

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先師以生民未有之聖人不得專享太牢之祭止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謬說啟之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絕大事業大有關繫文字若如杜預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止是鈔錄一過並無褒貶義例則略識文字之鈔胥皆能爲之何必孔子卽曰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則古來良史如司馬遷班固等亦優爲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義竊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說得如此驚天動地與其信杜預之說尊孔子制作之功以歸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繼周公乎陸淳春秋纂例駁杜預之說曰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

設相滅之義乎又云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鄰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案陸淳所引後一條卽左氏所謂禮經杜預所謂常例陸駁詰明快不知杜預何以解之袒杜預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與陸氏第二條說同

論董子之學最醇微言大義存於董子之書不必驚爲非常異義

孟子之後董子之學最醇

朱子稱仲舒爲醇儒

然則春秋之學孟子之後亦

當以董子之學爲最醇矣史記儒林列傳曰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漢興至于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

亦頗受焉錫瑞案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學何人而與胡毋同爲孝
景博士則年輩必相若胡毋師公羊壽董子或亦師公羊壽何休
解詁序謂略依胡毋生條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
猶自別作條例太史公但云公孫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
漢書儒林傳於胡毋生云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云同
業則必非受業戴宏序鄭君六藝論皆無傳授之說未可爲據何
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詁與董書義多同則胡毋董生之學本
屬一家胡毋書不傳而董子春秋繁露十七卷尙存 國朝儒臣
復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
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前之譌缺不可讀者
今粗得通聖人之微言大義得以復明於世漢人之解說春秋者
無有古於是書而廣大精微比伏生大傳韓詩外傳尤爲切要未

可疑爲非常異義而不信也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案太史公述所聞於董生者微言大義兼而有之以禮說春秋尤爲人所未發春秋撥亂反正道在別嫌明微學者知春秋近於法家不知春秋通於禮家知春秋之法可以治已然之亂臣賊子不知春秋之禮足以禁未然之亂臣賊子自漢以後有用春秋之法如誅意如無將而引經義以斷獄者矣未有用春秋之禮別嫌疑明是非而明經

義以撥亂者也若宋孫復尊王發微狹隘酷烈至謂春秋有貶無褒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豈知春秋者乎董子嘗作春秋決事弟子呂步舒等以春秋顛斷於外而其言禮之精如是是董子之學當時見之施行者特其麤獘而其精者並未嘗見之施行也然則世但知漢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藉以濟其酷致後人爲公羊詬病董子所謂禮義之大宗漢時已以爲迂而不之用矣董子之學不行後人並疑其書而不信試觀太史公所述有一奇辭險語否何必驚爲非常異義乎

論存三統明見董子書並不始於何休據其說足知古時二帝三王本無一定

何氏文諡例春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三科九旨尤爲闕大文諡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

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內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其說亦無大異而三科之義已見董子之書楚莊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此張三世之義王道篇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異外內之義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紂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紂夏下存

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
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
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
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
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
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
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
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後以小國
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此存三統之義錫瑞案存三統尤
爲世所駭怪不知此是古時通禮並非春秋創舉以董子書推之
古王者興當封前二代子孫以大國爲二王後並當代之王爲三
王又推其前五代爲五帝封其後以小國又推其前爲九皇封其

後爲附庸又其前則爲民殷周以上皆然然則有繼周而王者當
封殷周爲二王後改號夏禹爲帝春秋託王於魯爲繼周者立法
當封夏之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封周之後爲二王後故曰絀周此
本推遷之次應然春秋存三統實原於古制逮漢以後不更循此
推遷之次人但習見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爲一定之號於
是尙書大傳舜乃稱王解者不得其說周禮先後鄭注引九皇六
十四民疏家不能證明蓋古義之湮晦久矣晉王接宋蘇軾陳振
孫皆疑黜周王魯公羊無明文以何休爲公羊罪人不知存三統
明見董子書並不始於何休公羊傳雖無明文董子與胡毋生同
時其著書在公羊初著竹帛之時必是先師口傳大義據其書可
知古時五帝三王並無一定猶親廟之祧遷後世古制不行人遂
不得其說學者試取董書三代改制質文篇深思而熟讀之乃知